



我心中的国

■安小悠

小时候，我心中的国是一个小小的村落。

村域轮廓以一个逗号，尾巴一点处是一条长长的河流。小村遍植榆杨，春夏入村，远观有“绿树村边合”之意，又因地处中原无山，难有“青山郭外斜”之状，能外科的除榆树杨树旁逸斜出的虬枝外，便是晨光暮霭。小村以羽毛加工为副业，秋冬树叶尽凋时节，虽无柳絮因风起，惟有羽毛漫天舞。那丝丝缕缕的羽毛做了小村的毛边，给它穿上了一件毛绒的大裤。

小村的自然环境如诗如画，房屋是一色的青砖瓦房，虽不及如今的二层小楼，但冬暖夏凉。大人们勤劳致富，日子也算衣食无忧。逗号拐弯处是小学所在地，校门上书“钮玉小学”，无论是雾霾迷蒙的清晨，还是归鸟驮着暮色归巢的黄昏，从校园里都能传出朗朗书声。“小英雄雨来，不怕烈火的邱少云，舍生忘死的董存瑞，鞠躬尽瘁的焦裕禄……”操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，我们脖子里系的红领巾，风里雨里都闪烁着血染的风采。

所有适龄孩子都要到学校读书。我入学时，父母教育我，只有好好读书，长大才能有出息，才能不再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，不再“汗滴禾下土”，这大概是普天之下所有父母最朴素的愿望。老师教育我，要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，要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”。在我小小的足迹还仅限于村域的活动范围时，在我视村为国的年纪，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启蒙。

少年时，我心中的国是一个英雄的城镇。

我到龙城一中上初中，当然知道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中的“龙城”不是我的家乡“龙城”，但每与人发思古之幽情，总大意不断地诵出这句诗。从家到校，小路弯弯十五里，是晴里自行车碾过的轨迹，是雨里花五角钱坐三轮车行过的距离。这路若是枝丫，那散在四野的村落，就是开在枝丫上的花，这些花绘不出一个春天，却绘出了一个少年心中的家園。

学校每周一早晨升旗，升旗时，广播先播一段话：“国旗，是国家的旗帜，是中华民族的象征。国旗上，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，象征着党和人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。国旗，雍容而不华贵，简洁而不单调，它将永远飘扬在祖国的海陆上空。”我听了三年，至今言犹在耳。去年，小儿作为班级代表在国旗下讲话，我教他的就是上述一段。

我去商桥读高中，学校四面碧野，麦收之际于楼上俯视远方，麦浪翻滚时，真觉校如巨舟，我辈皆过客。高中生活枯燥无味，好在有梦，每晚睡前，我的梦便乘

着京广线上的火车，流星划过天际般，驶向远方……商桥历史悠久，“天下第一桥”的小商桥，是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。行于桥上，满目历史斑驳，双手抚桥，尽触岁月凉薄。郢城大捷时，岳飞斧破铁浮屠，手劈拐子马，杀得金军尸横遍野，溃散而逃；杨再兴血染小商河，岳飞哭祭……这是一片洒有英雄之血的土地，我为它感到自豪。

青年时，我心中的国出省界，从中原小城到沿海都市，由无垠平原到万里山川，不仅在广度上延长，还随着所见所识的不断增加，在深度上也加厚了。

火车载着我，我心中的国在一方小小的车窗里，无限放大，无尽绵延，我似井中之蛙，只觉地阔天辽。“960万平方公里土地”“1.8万多千米海岸线”……这些地理书中的概念，随火车的隆隆声如画卷般摊在我的眼前。那巍巍青山、田田荷塘、层层梯田……我正行进在祖国辽阔的疆域上，思绪正策马奔腾着，这对我不只是视觉的冲击，更是心灵的震撼，我第一次从胸腔里觉出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。

22小时连续播放的画面结束，我穿越一千多公里，站在福州的土地上。海边城市特有的咸腥之气扑鼻，满目皆是胡须及地的榕树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，身处梦里的时空。大学四年，是最美好的四年。“闽水泱泱，长安葱葱，旗山莽苍苍。”一群风华正茂的新闻学子，执笔话筒，为了新时代的新闻理想奔波在风里雨里……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”南国风景和北方迥异，凤凰花开时节，犹漫天红鸟在飞。离校时，我留下一个疑问，作为日后重逢的线索。如今，福州已通高铁，仅6小时即可抵达，回去极方便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也曾祖国各地辗转流连，也曾飞往国外，见识过异域风光。在国内时，我心系故乡小小的天地，在国外时，我满心挂念我的祖国。也只有身处国外，才能从肺腑里真正体会到祖国的腾飞带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。那傲立于东方神州的祖国啊，已如一只报晓的雄鸡，真真正正地抬起了头，为天下人所识、所尊、所重。

现在，我心中的国回归到一个小小的家园。“一室之不治，何以天下家国为？”为人妻为人母，我愿为他们洗手做羹汤；为人子女，我愿让父母安度晚年。做好这些之余，我愿执笔，写尽小城的花开，书尽生活的温情。无论是一个小村落，一个城镇，还是一市一省；无论南北，还是西东；无论是过去的辉煌，还是如今的日新月异；无论是一个不足百平方米的小小家园，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壮丽河山，都是我心中的国的一部分，我都深深地热爱。

祖国是花园

■张一曼

三十多年前，每年冬日将尽，大人小孩儿开始为脚下的泥泞苦恼时，我就知道春天要来了。不多久，树啊草啊的就会发芽，绿色会想方设法地侵占家乡的村落和田野。满眼的绿，铺天盖地般袭来，它似乎在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希望。可是，那满世界的绿，在我的眼里太朴素了。只有一种颜色的世界，在孩子的眼中真的太单调太贫瘠了，播不下那位叫希望的种子。

不过，我猜大人们是能从那绿意里看到希望的。因为有一年的春天，妈妈寻来了一株夹竹桃，栽在了院子西边的鸡窝旁。在我看来，那个是意外，因为在我眼中，如何解决一家人的吃穿用度，已经够妈妈操心了。种花？那是需要闲情逸致的，妈妈怎会有闲心做？所以我猜，妈妈如此做，一定是在绿色中看到了希望，或者她想在春天种下希望。

那棵夹竹桃，是我认识的第一种花。我暗暗地关注它的生长，期待着它的开放。夹竹桃灰白的枝丫在春雨的洗礼中逐渐润泽，当灰色全部褪去，嫩绿的芽便开始施展拳脚。初夏时节，我终于在枝条的顶端发现了几簇不一般的芽。那芽格外的懒，它们整天蜷着，像是睡不醒一样。好几天过去了，也不见它们有伸胳膊伸腿的意思。它们小小的身躯倒是越来越胖，颜色也开始变化，阳光一照，透着油亮亮的红意。红？我一下激动了起来——那是花骨朵儿！瞬间，我感觉我小小的心脏里面，就此埋下了一粒种子——那是希望的种子。

几天后的一个中午，我在外面玩累了，刚跑回家，就见正在做饭的妈妈一脸笑意地对我说：“你去看那棵夹竹桃。”我一听，顾不得喝水，直奔了去。那是怎

■心灵漫笔

■特约撰稿人 杨晓曦

秋风泛起，像酒泡在花香里，让人如痴如醉……

小时候，跟着四姥爷学唱歌，他戴着老花镜，坐在堂屋门前，教我唱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鲜有人种花，桂花更是花中贵族，我不清楚桂花长什么样子、花香如何，更谈不上喜欢。但是，我爱四姥爷家南墙根的那一丛扁竹花。花开时，像一只只蓝色蝴蝶飞舞于绿叶之间，我想“捉一只”，放飞到我家的南墙根。偏偏，四姥爷又是一个爱花惜花的偏。

终于有一天，趁四姥爷午睡时，我翻墙头过去实施“盗窃”行为，几只蓝色的“蝴蝶”终于“飞”到了我家的南墙根。还没来得及得意，只听一声炸雷般的吼声，四姥爷已经赫然立于我的身边。“我……没见你的花。”我不打自招式的狡辩，更让他生气，他一把拽开用来遮盖花的凉席，吼道：“这是啥？根都被你拽断了，能移活？”

果真，移植后的扁竹花，无精打采地软趴在地上，不堪入目。

初中时，我去同学家里玩，发现后院有一棵大大的合欢树。柔软、针状、粉白色的花，摸起来像婴儿的皮肤，我顿时喜欢上了。每天放学，总会绕道路过，多看几眼。这一绕道，就发现那条胡同南段的一家院落里，有一棵紫藤爬上树梢、爬过墙头，紫蓝色穗状的花朵，让院落缭绕在朦朦胧胧紫色的薄雾里，影影绰绰，宛若梦境。



秋水无言

苗青摄

■别样情怀

■雷旭峰

夜，黑黢黢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看夜，如同蒙眼观白昼。

在城市，是没有夜的，与白天对应的只能称为晚上。夜色，被各类灯光陆离成不同形状，闪烁成光和影的世界。有时，晚上比白天更喧嚣，更疯狂。人在斑斓的色彩里，梦幻、冲动、歇斯底里，扯下了面具，比白天还活跃。

夜，属于这远离城市的乡野山村。在被大山裹住的山村，夜是可以听的。听夜，是一件很有味的事。

没有月光，一个人走进夜色里，远处的山峦，近处的树木、山石，脚下的小草、野花，还有自己都消失了。三分钟、五分钟、十分钟，心静了下来，万籁俱寂。天空

■生活闲情

■特约撰稿人 侯世民

我养鱼，只为养心。不养不知道，我的养鱼之路，真是一波三折。

记得第一次养鱼，是在孩子还小时。我买了几条金鱼，放在顺手买来的小鱼缸里，金鱼总爱摆着尾巴游来游去，憨态可掬。没过多久，因为投饵过多、鱼缸太小，鱼儿相继死去。

第二次养鱼，我买了个大点的、深一些的花瓶式鱼缸，里面放了几块石头，没想到，因为鱼儿在里面活动得太剧烈，导致石头晃动，碰裂了鱼缸，我的养鱼事业再度搁浅。

第三次养鱼，已经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了，我搬了新房子，专门购置了花木，购买了鱼缸，又养起了金鱼。那一年冬天，每隔五六大

花香来处

在花几里的眼睛，落进花丛，在花香里延伸，视野里都是美好，便少了鸡毛蒜皮的人间杂事。

夜深人静，放下书本，放下画笔，我到屋后的幸福渠散步，整修一新的渠两边，一树桂花开，一座木桥静，两只狗几欢，几点水纹动，落在眼里，像是一幅画。

想来，修造幸福渠的设计师，把工程当成一幅画改造了。一点点地，循着深深浅浅的墨迹，循着升腾的幽寂之灵韵，把心中的山山水水，烟波浩渺，水月风韵都一一晕染开来。桂花、木芙蓉、蔷薇、紫竹……风一吹，就开了，风一吹，又落了，用花香托住了夜空。喧嚣与人语，留在了白昼，绕道至夜深云深处，绝尘而去。

也许，这就是时间的留白？我说不清楚。但是，我知道，我不用再翻墙头去偷扁竹花了，城市、乡

■诗风词韵

秋深处……

■余红丽

蓝天高高
雁影渐渐模糊
叶子头也不回
田野实在打不起精神
她孕育的孩子们纷纷离开
云里空落落的

菊花化身段子手，金句频出
想制造一点儿热闹气氛
来围观的风，凉凉的
露，凉凉的
月光融融一样，也凉凉的
唯有棉花吐露洁白、无暇
是这个季节最暖的情话

秋天，请放慢脚步（外一首）

■特约撰稿人 李季

秋气渐凉
我想用曲别针
别住不息的秋风
让秋天放慢脚步，让每一只大雁
都回到温暖的南方
让所有的蚂蚁，都寻够过冬的粮
让流水经过时，丝绸般柔顺
让摸着石头，过河的人
走上河岸
让地里的稻谷，颗粒归仓
让秋风中走远的母亲
再次，回过头来

秋风走下台阶

秋风走下台阶，带来流水和落叶
有些花和有些人，已在中途止步
而更多的花和更多人
正在来的路上
秋风如橡皮擦
擦着大地上不同的脚印
擦着那些欢喜、焦虑
凄惶和无助，携着秋风走路的人
正走在回家的路上
风息时，星辰漫卷

听夜

剥下你的伪装，裸露出真实的你。大胆地自省吧！黑夜的虫子已逼近你的灵魂，把心的皱褶里所藏的自以为、自矜自持、自我讨伐的灰尘都咬噬出来。一时，你是痛苦的、懊悔的；一时你是轻松的、喜悦的。心地通透了，人也就光亮了，会像萤火虫发出光来，会像云里的星星闪烁。世界是那么静谧，心跳的声音也听到了，水声是天籁、虫鸣是天籁，心跳也一样是天籁。抚摸着自己的心跳，才知道自己的存在，多么渺小啊！

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秋的季节如同人到了知天命之年。经历了，丰收了，一切都开始趋于平淡，褪去五颜六色，连果实也抛下，喜欢起简单来。夜色，是简单的，一团黑。在秋夜里久坐，享受

那种刻骨铭心的静，黑色的眼睛并未去寻找光明，此刻光照在心里，闭上眼睛，让曾经过往的夜在心底流动。少年的夏季，曾在闷热的夜里，钻进高过头顶的玉米地里浇水，玉米叶子把胳膊划拉出一道道红印，汗水浸着，火辣辣地痛。天上的稀稀的星星是那么自在，而属于自己的夜如裹脚的泥一样沉重。在痛痛的夜里，盼望着黎明，渴望着自己的太阳早点升起。而今夜，却希望夜长长的、漫漫的。害怕黎明，怕黎明繁华的烦扰和名利的诱惑；害怕自己，怕自己被夜色洗净的心，又重新蒙上尘世。

一个人被夜色裹着，听夜，和身边的蟋蟀、小虫一样呼吸着，感受着自身的渺小和微不足道。一个人被夜色裹着，听夜，真好！

养鱼记

“鱼？”我看了看她，没有回答，心说：不养鱼，你咋看鱼？为了解决水浑的问题，我在河里捉了河蚌、海螺，水好了很多，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

有一天，女儿从网上买了鱼缸净水器，让我装上试试。我按照安装视频装上，也看不出效果，心想，不就是一口小水泵吗，在鱼缸里面能够净水？等我看完一部电影后，再看鱼缸，水果然清了。第二天，水就更清静了。我把净水器拆开，清洗了滤网，发现好多脏东西。两天后，鱼缸里的水完全清了，鱼儿倒不适应了，一有动静就四下乱窜。

根据我的经验，鱼大都是被撑死了，没有饿死的。养金鱼不能多投饵，更不能投放我们的剩饭剩菜。一开始，小孩子不懂，每次都

喂很多鱼饵，经常有鱼儿“幸福”地漂上水面。女儿长大之后，喂鱼时候都是数着粒儿的，一条鱼三粒，多一粒儿也不再喂，真是精确到了极致。

其实，观鱼是外孙的最爱。见到金鱼们步态多姿，小鱼儿上下翻飞，他总是手舞足蹈，“啊、啊”地拍鱼缸，似乎在和鱼儿打招呼，那个兴奋劲，甭提了。

养鱼就是养心，不为鱼而养，只为怡情乐，才是人生趣事。